



“洋人眼中的西藏”

译丛

穿越西藏无人区

Chuanyue Xizang Wurenqu

王启龙 主编

[英] 威里璧/著 李金希/译 王启龙/校



西藏人民出版社

“洋人眼中的西藏”译丛

穿越西藏无人区

[英]威里璧 著

李金希 译

王启龙 校

西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穿越西藏无人区/(英)威里璧著;李金希译. —拉萨:
西藏人民出版社, 2003. 3

(洋人眼中的西藏译丛/王启龙主编)

ISBN 7-223-01511-X

I. 穿... II. ①威... ②李... III. ①西南地区—地方
史—近代②西北地区—地方史—近代 IV. K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94342 号

穿越西藏无人区

CHUANYUE XIZANG WURENQU

作 者	[英]威里璧
译 校 者	李金希 王启龙
责任编辑	叶建华
封面设计	萧 辉
出版发行	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萨市林廓北路 23 号)
印 刷	西南冶金地质印刷厂印刷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 张	11.875
字 数	290 千
版 次	2003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1—3,000
书 号	ISBN7-223-01511-X/I·352
定 价	24.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总 序

王 尧

近代以来，“西藏热”一次又一次的升温。近几年来，西藏再度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其中炒得最红红火火的尤其是出版界，各种与西藏有关的丛书纷纷问世出版并且广受欢迎。走进书店，你就会发现琳琅满目的关于西藏的图书：《走过西藏》、《风情西藏》、《西藏纪行》、《写真西藏》、《聆听西藏》以及云南人民出版社的“走近西藏丛书”和西藏人民出版社的“风马旗书系”等等。当然，还有许多藏学译著也在源源不断的在读者面前展现出来。其中有不少国际友人和学者严谨、公允的论著早已为国人熟知，比如美国学者梅·戈尔斯坦的《喇嘛王国的覆灭》（杜永彬译，时事出版社 1994 年版）和加拿大学者谭·戈伦夫的《现代西藏的诞生》（伍昆明、王宝玉译，中国藏学出版社 1990 年版）等等。

不过，在藏学译著的出版中，对于那些“百年老书”的确出版甚少，应该引起重视。

早在几个世纪以前，各路洋人就开始纷纷以各种方式扣动西藏的门扉、闯入西藏的土地，这些人无外乎如下三类：

第一类是游历者和探险家，这些人怀着所谓西方“文明人”的心态来到藏区探险、旅游，将他们的真实感受和亲眼所见的情形记录下来，这些记载无疑是今天我们了解和研究西藏过去之真实面貌和实际情况的宝贵材料。但由于他们自视“高人一等”，在观察

视角和描述过程中难免带有帝国主义的偏见。有时这些文明人的行为是极不文明的，比如，正是他们首先拿起来复枪向珍稀动物扣动了罪恶的扳机。这大概是他们的那些如今高喊保护动物、保护环境口号的后裔们没有想到的。

第二类是那些科学考察工作者，他们出于这样那样的目的，来到环境极其艰苦的藏区进行所谓的科学考察，在动植物考察、地理勘探以及其他领域内的确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留下了一大批实地考察的记录材料。尽管他们考察的目的各有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都是为各自主子的殖民主义政策的推行搭桥铺路而来，并不是因为他们大发善心而千里迢迢来为西藏人民服务。不过，他们留下的这些材料直到今天还是颇有参考价值的。我们“拿来”用用何尝不可？

第三类就是那些野心勃勃而又厚颜无耻的军人和政客们，他们践踏了你的土地，还要强词夺理：他们本是强盗却偏把自己粉饰成君子！读者不妨打开本丛书“雪域旧旅”译丛中的《青藏高原上狩猎与旅游》一书，看看当年率兵侵略我西藏地方的大名鼎鼎的荣赫鹏上校为此书原著所写的序言是如何下笔的吧：

战争完全是一种罪恶吗？武力的使用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是坏事吗？这是亨利·海登爵士的这本书将会引起我们沉思的问题。距本世纪初二百多年以前，一个意大利人进入拉萨，这比英国人早了一百年，比法国人早了五十年。但在上个世纪后半叶（此处指19世纪一译注）的整整50年间，进入拉萨这座庄严城市的通道完全封闭了。俄国人曾试图想进入，法国人也尝试过，英国人、瑞典人和美国人都都试过，但均遭到西藏人的顽强抵制。

全世界任何有良知的人们读了这段话绝对不会不为之瞠目、为之愤慨！今天我们把它译出来，当然不是赞同他的观点，而是要

让更多的人了解荣赫鹏之流的侵略者丑恶言行与肮脏嘴脸！对其遗留的思想遗毒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掉以轻心。

自从洋人染指西藏以来，在几百年中出自洋人手中的关于西藏的书籍可谓汗牛充栋。其中在 20 世纪初叶甚至于在 19 世纪以前出版的著作，即所谓的“百年老书”翻译出版的为数寥寥，即使有译本的也非常陈旧。而这些书籍有好些是值得介绍的，它们留下了有关西藏的非常精彩而弥足珍贵的原始记载，在西方出版后曾引起西方人的极大兴趣。普通的读者是难以见到这些封存在国内极少数图书馆的角落里的精彩著述的，只有专业人士在某些论著中引用过这些东西而已。尽管这些出版物的作者们只是从自身和角度去观察、记录西藏，尽管他们的动机未必良好，但是从这些出版物中，我们可以批判性地窥见当时西藏在某些方面的真实面貌，有些描写为我们了解和研究西藏提供了较为原始的素材。因此，启龙同志利用工作之余，忙中偷闲，筛选部分精彩的百年老书而编成的这套译丛，由有关出版社推出，实在是一件大好事。

正如主编前言中所引冯友兰先生语：“我们要想叫中国学术发达，也非叫现代学术说中国话不可。”相信这套译丛的出版，不但会给普通读者提供更多的了解西藏的读物，而且会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推动藏学研究的发展。

主 编 前 言

王启龙

我们知道,早在清朝末期,就有贵州学政赵惟熙、刑部侍郎李端棻、清末名流张百熙等人认识到,为了民族的复兴,文化艺术与科学技术方面的国际交流势在必行,故而应该设立译事机构、大力提倡译书。据冯友兰先生说,清朝译书大约三千多种。我想这与上述各位有识之士的大力提倡不无关系。到了民国时期,时任清华大学教授的冯友兰先生深感这方面的工作做得相当不够,于是又撰文呼吁:“我觉得现在中国所最需要的事情之一,就是译书。”为什么呢?因为文化的复兴、科学的发达需要交流,关闭的国门需要打开。“在德国学术刚发达的时候,有一个人说:要想叫德国学术发达,非叫学术说德国话不可。我们要想叫中国学术发达,也非叫现代学术说中国话不可”^①。形象生动地点明了翻译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时光荏苒,岁月如流。如今我们已经告别 20 世纪,刚刚跨进 21 世纪的门槛。中国已经是一个颇具国力而具有世界影响的国家,当然,中国的学术在世界学术飞速发展的潮流中也在滚滚向前迈进,各个领域成就斐然。中国已经敞开胸怀接纳国外一切有用的先进的东西,中国已经阔步迈向世界!

但是,我们依然要说,翻译方面现有的进步还不够,现有的努力还不够。由于人们的精力有限,人们懂得的语言也有限,故而译

书至今相当必要。这方面在藏学界以及其他边疆研究方面更是如此。笔者这样说,并不是否定前人及同行们在这方面的累累硕果。

改革开放以来,同其他各个领域一样,藏学界成果辉煌,其中包括藏学论著的翻译。比如 20 世纪 80 年代起由王尧先生主编、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就是一个很好的开端,这套丛书在学术界已经产生了良好的影响,目前已经出到第 15 辑,第 16 辑稿子已经基本齐备。此外,中国藏学出版社等出版单位出版了一系列的藏学专著,为国内藏学研究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不过,这些译著中,大多数是出版年代较近的著述。出版年代较为久远、常年尘封于国内极少数图书馆的角落里无人问津的所谓百年老书大多没有翻译出版。只有少部分在解放前曾有译文,比如英人查尔斯·贝尔的《西藏的人民》(The People of Tibet)早在 1929 年就有刘光炎 的译本(题为《西藏人民的生活》,上海民智书局出版),但用文言翻译,没有现代标点,而且错误极多^②,已经不能满足今天的需要。对于未译的著述,我们必须组织力量翻译出来;对于已译有误的,必要时必须重译。

为什么我们对西方人关于西藏的百年老书如此“情有独钟”呢?原因很简单,我们需要了解过去的西藏,这对于我们了解和研究西藏的历史与现状都极其有用。此外,如今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在关注中国文化,尤其是作为中国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民族文化。在民族文化这个百花园中,大概最为灿烂夺目的民族文化之一就是藏族文化了。出版界介绍和推出西藏图书的日渐增多,国人对藏族文化的关切之情也绝不亚于洋人。读者渴望了解神秘的雪域高原,这仅仅靠国人现在的著述和现有的译述是不够的,还需要译介更多的洋人关于西藏的著述,其中百年老书最为原始、极有价值而富有趣味但却翻译出版得较少,极难满足广大读者的需求。

我们不得不承认,由于历史的原因,过去因为国力之衰弱以及

诸多客观条件的限制，能够有条件和机会进入西藏的人士寥寥无几，旧中国连温饱都难以维持的普通人更是难以企及到雪域高原进行考察，因此国内对于西藏及其周边地区的记述和研究与洋人比较而言就相对薄弱。而西方资本主义的“文明人”早在几个世纪以前就开始一次又一次以各种不同的身份和名誉叩动西藏的门扉……

这些对西藏予以“关注”的西方人中，有的是不远万里而来的传教士，有的是越过崇山峻岭、冒着生命危险而来的探险家、科学考察者，有的是扛着洋枪洋炮闯入西藏这块中国神圣的领土的。他们的目的各有不同，但动机大致相当。都想在不同程度使这块雪域圣地“西化”，都想在此经商渔利，然而，令他们惊奇的是，这里固有的宗教文化是那样的根深蒂固、那样的难以动摇。相反，许多人藏者被西藏文化所深深吸引而流连忘返。

他们中有许多人留下了有关西藏的非常精彩而弥足珍贵的原始记载，并早已在西方出版，引起了西方人的极大兴趣，而中国学人只在自己的某些论著中引用过这些东西而已，普通的读者就更是难以见到这些封存在国内极少数图书馆的角落里的精彩著述了。尽管这些出版物的作者们仅仅是从自己的角度去观察、记录西藏，尽管他们的动机有的不太良好，但是从这些出版物中，我们可以批判性地窥见当时西藏在某些方面的真实面貌，有些描写为我们了解和研究西藏提供了较为原始的素材。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可以“拿来”用的，只是我们应该采取一种客观的、批判的态度。比如，从探险家的作品中，我们可以了解到鲜为人知的民风民情、奇特壮观的自然风光；从狩猎者的笔下，我们可以看到西方所谓“文明人”当时屠杀野生动物的野蛮行径！从科学考察者在藏的记述中，我们可以读到有关西藏及其周边地区丰富的矿产资源的生动描述，可以读到关于美丽可爱、令人流连忘返的动植物方面的描写；从政客或军人的著述中，我们可以认清帝国主义在藏经营的真

实用心和丑恶目的,同时也可以从其对当时中国政府的描述中看到,因为藏族僧俗人士对中央政府的认可使他们在藏难以顺利达到目的,用他们的话来说,是“中国皇帝”成了他们在藏经营的绊脚石!从而可以从他们的口中证实一个铁的事实:西藏地方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为了给广大读者及藏学界提供更多的有关西藏的百年老书的翻译作品,我们在有关出版社的支持下,决定陆续精选部分已经出版百年左右甚至更早的有关藏族地区的西方论著,翻译成中文编辑出版“洋人眼中的西藏”译丛,以为国人了解洋人们是如何踏上中国土地进行“考察”的,并从他们的著作中批判性地了解当时西藏及其周边地区的真实情况,为我们进一步的研究提供多侧面、多角度的丰富材料。相信本丛书的出版,无论是对普通读者了解西藏,对学者研究西藏都会有所裨益。

当然,我们必须认识到,西方人在描写西藏时是带有他们固有的偏见或者说是成见的,我们在翻译、编辑和出版这套丛书的过程中对有关问题必须去粗取精,作出一定的技术性处理。我们对这些著述中常见的问题及处理办法如下:

1. 有些作者错误地将西藏作为一个“国家”处理,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为了尊重历史,凡是这样的地方,我们根据上下文的不同情况,统统改译为“西藏地区”、“西藏”或“藏族地区”等,并在必要的地方加注说明。

2. 有些作者对西藏各方面的了解是一知半解的,犹如盲人摸象,这样的地方为了尊重原文的真实面貌,我们照译不误,但都要加上必要的“译者注”以资匡正。

3. 有些作者在描述西藏与祖国内地之间的往来和关系时,常常将中国政府与西藏政府相提并论,将中国与西藏相提并论,这是中国人难以接受的,也是在蓄意歪曲历史事实。凡是这样的地方,我们都将“中国政府”改为“(中国)中央政府”,将“西藏政府”改为

“西藏地方政府”，将“中国”改为“中国内地”等等。

4. 也有一些地方我们照译不误，目的在于真实地再现当时西方人对我国西藏怀有的不良用心，再现“文明人”的不文明行为：比如，对西藏及其周边地区（包括尼泊尔等国家）土著民众的歧视等。对于这样的地方希望读者批判性地去阅读和理解，切莫望文生义、误入歧途。

我们恳切地希望这套丛书能给广大读者带来阅读的快乐、为学术界同行提供一些有用的资料——哪怕就那么一点点，我们就感到欣慰和满足了。当然，译丛难免有一些这样那样的不足和缺点，希望得到各位的指正和批评。我们会逐步改进，虽然不可能成为最好，但通过大家的努力，相信今后一定会做得更好。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实际上这套译丛是我们已经推出的“雪域旧旅”译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与四川民族出版社联合出版）的继续。因此，由王尧先生写的总序和我的主编前言几乎没有改动。“雪域旧旅”早该在两年前出版，由于选题的特殊和技术性的问题，以及某出版社的耽误，直至前不久才由上述两个出版共同出版，这里谨向为译丛付出辛劳的译者以及编辑们表示感谢。为了今后技术上便于处理，我们还是决定将这套译丛交由我们长期打交道，有着深厚友谊的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为了有所区别，我们将译丛更名为“洋人眼中的西藏”，希望广大读者和朋友们继续关心和爱护这套丛书。我们会努力做好。

2002年1月11日

① 冯友兰：《一件清华人当作的事情》，载《清华周刊》第32卷第2期，1929年版，7—8页。

② 对此，李际亨氏曾经于1932年在《西北研究》第3期上撰“评刘译《西藏人民的生活》”一文予以批语指正。

序

出版穿越西藏和中国内地旅行记的目的，在于简单描述我自始至终所经历的一切，好让未来的旅行者知道什么是该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

我相信，领略过游牧生活魅力的人，将再次回忆起那些自由自在的愉快的日子，也将对我们的困难表示同情，分享那只有他们才能体会的快乐。如果其他人偶尔翻阅这些记录，从中发现些许趣味，进而陶醉于穿越鲜为人知的土地的乐趣，他们也就得到了回报，而我也获得了奖赏。

对于那些怀着失望的情绪从头至尾耐心读完此书的人，我要请求他们的宽大和仁慈。此书的写作开始于勒克瑙，其间马球运动、比赛和野外演习日分散了我的注意力。而后在印度的夏都西姆拉继续写作，结束于瓦齐里斯坦的穷乡僻壤。它不求有文学或科学上的价值，而只是简单地讲述了一个平实的故事；就像其付梓出版时一样。

关于中国的伊斯兰教徒叛乱一章，我要感谢我的朋友，中国内地教会的里德利先生，他正好生活在暴乱的发生地，他非常乐意让我充分利用他的笔记。我同样要感谢克劳德先生和麦克唐纳夫人，他们在北京的善意和盛情使我永生难忘。最后，我要感谢那三位矢志不渝地支持我们的忠心耿耿的仆人——杜华达·萨扎德·米尔、拉索和埃沙·察仁——在书中始终被称为“埃索”——的名字，将永远铭刻在我心中。没有这三位雇员，此次旅行将难以完

成。在说此话的时候,我也正表达对与自己并肩作战的伙伴马尔科姆中尉的感情。

第十八轻骑兵上尉威里璧
1897 年 11 月于瓦齐里斯坦

目 录

总序	王尧(1)
主编前言	王启龙(1)
序	(1)
第一章	
旅行前的准备——马尔科姆提前出发	(3)
第二章	
巴塔尔——我与马尔科姆会合——中文护	
照送到	(18)
第三章	
沿印度河行进——埃古——在舒沙尔等候	
——警告	(32)
第四章	
蒙村——路德工——骡子和矮种马的动人	
友谊——尼亚格祖	(41)
第五章	
绵羊的死亡——特热布湖——那普拉山口	
——巴克尔·哈德吉的疾病——鲁多克的	
官员命我们后退	(49)
第六章	
我们的后退——越过西藏边界——鲁比不	

平常的分娩——打猎运动——枪杀矮种马	(60)
第七章	

一个寒冷之夜——骡子的死亡——一个淡水湖——恶劣的天气——最受喜爱的白马的死亡——在盐湖边——多克塔的疾病——我寻找失踪的牲口	(66)
---	------

第八章

“轻松”湖——炎热的天气——废弃的火炉——骡子急奔湖边饮水时所引起的严重事故——A Coup D'oell——第一朵鲜花——我们所珍爱的绵羊——另一个淡水湖——一次愉快的沐浴——牲口的死亡和谷物供应的不足	(73)
--	------

第九章

可怕的枪伤——我们派出了侦察员	(83)
-----------------------	------

第十章

我打死了一头牦牛——另一匹骡子的死亡——“帽盔山”——我们把多克塔和苏洛留在了后面——牲口减少到了12头——一匹骡子的冒险	(93)
---	------

第十一章

打死一只羚羊——雪——一条神秘的小径——一个古老湖泊的湖床——穆罕默德·雷蒙的情感——变化无常的天气——打死更多的羚羊——经纬仪被砸坏——非常突然的风——饥饿战胜了仪式——新的发现	(101)
--	-------

第十二章

一个脚印——萨扎德·米尔身体欠安——赶	
---------------------	--

骡人的逃亡——一个大雨滂沱的夜晚…………… (112)

第十三章

逃亡者的返回——苏克尔·阿里——长途旅行——八匹骡子和一匹矮种马的死亡——令人振作的美食…………… (121)

第十四章

一条弯弯曲曲的河流——饥饿——旱獭——一次令人愉快的宿营…………… (130)

第十五章

打猎——一匹犏骡——牦牛的葬身之地——我跟踪一匹野驴——鲜嫩的心脏——刻有文字的石头——拉索和苏克尔·阿里患病了——一次艰难的涉水…………… (137)

第十六章

另一个山火炉——几座高山——奇特的幻象——陌生的声音——我们正向下前进——一块藏人的营地——埃索被派为使者——一次拜访…………… (148)

第十七章

我们追上了商队——藏人的友好款待——我们发现了楚玛河的源头——讨价还价…………… (156)

第十八章

西藏商队的管理——商人和茶——苏家扎河——磨擦——一场虚惊…………… (163)

第十九章

我们离开了库梭克——一次无用的攀登——一次灾难性旅行留下的痕迹——一幢放有经文的房屋——马尔科姆打死一只熊——为食

物而焦急·····	(175)
第二十章	
沿着那莫兰河前进——我们分成了三队人马 ——我们遇到了几位年轻的蒙古人——他们 的盛情款待——洛布桑——巴纳部落·····	(182)
第二十一章	
与蒙古人在一起——一位好客的老太太——在 通往丹噶尔的路上——一条有毒的小河——巴 纳部落的帐篷——我拿走了一块刻着文字的骨 头——我们所经历的最冷之夜——一个神奇的 地方——甘珠尔龙玉姆·····	(192)
第二十二章	
我和埃索提前出发——巴纳人的接待——我们 到达了丹噶尔——一位友好的向导——荒唐的 向导——雷音哈特医生——与拉萨官员一起喝 茶——马尔科姆和蒙古人的到达——陈老板 ——中国人的礼节·····	(203)
第二十三章	
拜访陈老板——杨上校——青海王爷的女儿 ——参观塔尔寺·····	(212)
第二十四章	
帝国第一活佛的故事——神树——金瓦殿—— 告别米纳佛爷——绿琉璃瓦殿——花寺——伊 斯兰教徒叛乱留下的痕迹——在教堂·····	(224)
第二十五章	
1895—1896 年的中国伊斯兰教徒叛乱 ·····	(236)
第二十六章	
告别洛布桑——向兰州出发——被破坏的郊区	